

西晉的最後一幕—老師讀通鑑之二

西晉的最後一幕，在高中歷史課程中需要講述嗎？有時間講述嗎？答案都是否定的，它無需講述，也無時間講述。那麼，我們應該知道嗎？答案卻是肯定的，我們應該知道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歷史老師上課講的內容與自己掌握的知識是兩件事，上課的講述要少要精，自己的知識卻要多要雜。只有在多而雜的基礎上加以撿擇，才有少而精的可能。況且我們在取得多而雜的知識中，還是應該有些先後次序，譬如歷史知識就應該放在前面的位置，不妨儘早取得，就是教課時不會用到的歷史內容，掌握之後對於課堂教學有時也會觸類旁通，不是一無好處，西晉的最後一幕，就屬於這類的知識。

西晉的最後一幕，是那一幕呢？是西元三一六年，劉曜攻陷長安外城，愍帝「乘羊車、肉袒、輿櫬出東門降。」的一幕；還是在此五年之前，劉曜、王彌攻入洛陽，懷帝被擄的這一幕？我想都不是。我的理由有三：第一、晉愍帝的投降，只是西晉這個朝代在形式上的結束，其實長安朝廷只能用苟延殘喘來形容，完全沒有應付四周嚴峻情況的任何力量，它的存在也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可言；第二、西晉的結束應與八王之亂有關，連續十六年的衝突動盪，幾乎耗盡了西晉的所有資源，國家終於走上了滅亡之途，劉曜攻陷洛陽或長安，似乎均與八王之亂無直接關係；第三、西晉一代，儘管爭戰頻仍，幾至國無寧日，但它卻是人物精彩，名士風流的舞台，它的結束，理應展現出悲壯絢爛，撼動心弦的景象，前面提及的兩種情況，均遠不足以語此。

我認為西元三一一年，東海王司馬越死，歸葬封國，途中為石勒追上，這時所發生的情景，就是西晉的最後一幕。《資治通鑑》卷八十七，記曰：

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葬，及於苦縣寧平城，大敗晉兵，縱騎圍而射之，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，無一人得免者。執太尉衍、襄陽王範、任城王濟、武陵王澹、西河王喜、梁懷王禧、齊王超、吏部尚書劉望、廷尉諸葛詮、豫州刺史劉喬、太傅長史庾歆等，坐之幕下，問以晉故。衍具陳禍敗之由，云計不在己；且自言少無宦情，不豫世事；因勸勒稱尊號，冀以自免。勒曰：「君少壯登朝，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無宦情邪！破壞天下，非君而誰！」命左右扶出。眾人畏死，多自陳述。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，顧呵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何復紛紜！」勒謂孔萇曰：「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嘗見此輩人，當可存乎？」萇曰：「彼皆晉之王公，終不為吾用。」勒曰：「雖然，要不可加以鋒刃。」夜，使人排牆殺之。濟，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；禧，澹之子也。剖越柩，焚其屍，曰：「亂天下者此人也，吾為天下報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地。」這一段記載，值得我們仔細談談。

東海王司馬越是八王之中最後一個掌握實權的諸侯王，《晉書·東海王越傳》說他：「專擅威權，圖為霸業，朝賢素望，選為佐吏，名將勁卒，充於己府，不

臣之迹，四海所知。」可知留在洛陽，聽命於晉懷帝的臣僚將士，不過是挑揀之後的剩餘人士，完全無法與隨司馬越之葬東行的將相勁旅相提並論，更不要說那可憐的晉愍帝。晉愍帝有多可憐？請看《晉書、孝愍帝紀》的記載：「帝之繼皇統也，屬永嘉之亂，天下崩離，長安城中戶不盈百，牆宇頹毀，蒿棘成林。朝廷無車馬章服，唯桑版署號而已。唯眾一旅，公私有車四乘，器械多缺，運饋不繼。」那能叫朝廷嗎？真是讓人難以想像。這些情況多少說明，西晉朝廷的菁華皆隨王衍東行；石勒追上王衍，殺盡王公大臣，西晉一朝已經實質結束。

《通鑑》中的這一段記載，可分為三個重點來談：一是晉軍被石勒所殲；二是石勒與王衍的對話；三是王公大臣的被殺。

第一個重點講到晉軍被石勒追上，石勒用騎兵將十幾萬的晉軍團團圍住，不斷攻殺。被圍的晉軍似乎一籌莫展，完全處於挨打狀態，非但無法突圍，甚且亂成一團，自相踐踏，結果是死屍堆積得像山一樣，被石勒完全消滅。這是一個最概括的描述，也是一個最簡略的圖像，幾乎沒有任何細節可言。如果說這個景象由於欠缺細節而過於模糊，那我們只能啟動想像力來加以補充。

譬如，我們可以想像晉軍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，被石勒所率騎兵突然追上，晉軍驚慌失措，士兵找不到將領，將領找不到士兵，人人大呼小叫，像是無頭蒼蠅，到處亂竄；接著，奔馳而至的石勒鐵騎，面對幾無還手之力的晉軍肆意殺戮，胡人殺紅眼睛時的得意呼嘯，與漢人臨死之前絕望的哀嚎，交織成最為原始的，野獸一般的吼叫，充斥戰場的每一個角落；最後，血染的大地，重歸寂靜，只見橫七豎八的屍體，堆積如山。這樣想像出來的圖像，有一個關鍵之處，那就是石勒突然追上晉軍，晉軍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，才遭到慘敗。我們不要忘了，這支晉軍也是名將勁卒所組成，也是在八王之亂中久經戰陣的隊伍，縱然敵不過石勒，也不至於如此潰敗。所以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石勒善於用兵，他能夠設計出高明的戰略，也能夠在戰場上指揮若定，克敵致勝。縱然史料中沒有提及他的用兵計謀，我們也能夠相信，石勒的計謀是大勝的主要因素。

石勒的善於用兵，是當時人的共同認識，這次大敗西晉的王公大臣，只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。我們說當時人公認石勒善於用兵，是有資料依據的；例如，劉琨將石勒的母親與侄子石虎送回石勒時，有一封給石勒的信，《通鑑》卷八十七的記載較簡略，只說：「將軍用兵如神，所向無敵。」《晉書、石勒載記》則說道：「遙聞將軍攻城野戰，合於神機，雖不視兵書，闇與孫吳同契，所謂生而知之者上，學而知之者次。」語氣極為推崇，可知在當時人眼中，石勒無疑是一位軍事天才。西晉朝廷結束於他的手中，就不能說是偶然的巧合了。

第二個重點，石勒與王衍的見面，以及他們之間的談話，也可以作一些進一步的分析。首先，他們是第一次見面嗎？不一定，也許王衍已經見過石勒了。《晉書、石勒載記》記有：「（石勒）年十四，隨邑人行販洛陽，倚嘯上東門，王衍見而異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『向者胡雛，吾觀其聲視有奇志，恐將為天下之患。』馳遣收之，會勒已去。」王衍能夠看出這個十四歲胡族少年的不凡，其識見也不是常人所能及的。這個小故事已經說明在人們心中，王衍和石勒都是極其傑出的人

物，至於王衍是否真的看到石勒，而且作了精準的預言，其實並不重要，不須仔細考證。

王衍成名甚早，而且名聲極高。《晉書·王衍傳》一開始就說：「衍字夷甫，神情明秀，風姿詳雅。總角嘗造山濤，濤嗟嘆良久，即去，目而送之曰：『何物老嫗，生寧馨兒！然誤天下蒼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』」接著講到他在少年之時，因為父親的事，去見當時最有名望的人物，以及人們對他的欣賞，是這樣寫的：「父義，為平北將軍，常有公事，使行人列上，不時報。衍年十四，時在京師，造僕射羊祜，申陳事狀，辭甚清辯。祜名德貴重，而衍幼年無下屈之色，眾咸異之。楊駿欲以女妻焉，衍恥之，遂陽狂自免。武帝聞其名，問（王）戎曰：『夷甫當世誰比？』戎曰：『未見其比，當從古人中求之。』」同樣的事情，亦見於《世說新語》的記載，我們在〈識鑒篇〉中看到是：「王夷甫父義，為平北將軍，有公事，使行人論不得；時夷甫在京師，命駕見僕射羊祜、尚書山濤。夷甫時總角，姿才秀異，敘致既快，事加有理，濤甚奇之。既退，看之不輟；乃嘆曰：『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！』羊祜曰：『亂天下者，必此子也！』」它與《晉書》所記略有差別，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兩書的記載裡看到，王衍在當時聲望之高，在人們心中份量之重，是沒有任何差別的。

王衍聲望既隆，在「九品官人」這種極重名聲的選官制度中，必然佔盡便宜，迅速升遷至朝中重要位置，並且造成一定的影響。我們再看《晉書》本傳的有關記載：「衍既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貢。兼聲名藉甚，傾動當世。妙善玄言，唯談老莊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與手同色。義理有所不安，隨即更改，世號『口中雌黃』。朝野翕然，謂之『一世龍門』矣。累居顯職，後進之士，莫不景慕放效。選舉登朝，皆以為稱首。矜高浮誇，遂成風俗焉。」這一段話主要是說王衍有才氣，非常好看；善於玄談，不持定見；而且深受推崇，影響很大。王衍有才氣又好看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不可輕易放過。我們需要想一想，才氣指什麼？是天生的聰明才智？顯然不只如此，而是加上他後天的努力，表現出來讓人稱羨的智慧與才情。善談玄言，其實就是才氣的展現。相同的道理，長得好看，也不僅是相貌俊美而已，它必然含有深湛修養所呈現的豐采與神韻。王衍可說是一位指標性的人物，他的言行舉止，無不為四方所仰慕。我們甚至於可以說，王衍是一個時代的表徵，我們可以經由他看到西晉最後階段的特有氛圍。

王衍是清談名家，卻不像王弼、何晏等人有著作傳世；他在朝當大官，也沒有任何作為可言。他的表現，與前輩們可說大異其趣，對他而言，「清談誤國」之咎，實在難以推辭。一位兼通文史的現代學者，探討清談與政治的關係，對王衍的表現做了深刻的說明：「蓋自正始、竹林以來，尊老、莊，談玄理，蔚為時尚。王衍神情明秀，善趨風氣，故亦以清談標譽。然何晏、王弼、嵇康、阮籍均有闡發玄理之著作，而王衍獨無，可見其談玄不過為一種裝飾，并無深詣獨得。衍以清談盜虛名，為仕官捷徑，既無濟世之志，又無從政之才。恰有阮籍之前跡，為後進所慕效，故衍遂得遺棄世務，借以鳴高。」（繆鉞：〈清談與魏晉政治〉載《冰蘗齋叢稿》頁44）作者從比較的觀點說明王衍的特色，很有見地。

王衍率眾東行，為石勒追上，大軍被殲，他為石勒所擄，對石勒說他「少無宦情，不豫世事」恐怕也不是全無道理，因為他從來就沒想要好好地做官做事。王衍又勸石勒「稱尊號」當皇帝，心裡無非想著以我的聲望地位，向你勸進，應該是你莫大的榮寵，你理應接受才是。再說我們這些人在我的帶領下投靠你，你可以很快組成極像樣的朝廷，很值得一試。當然，他的根本目的無非是想藉以逃掉殺身之禍。他如果遇到別人或有成功的機會，然而，石勒卻不是這樣想。石勒不問王衍的聲望有多高，只問你既然長期居於朝廷高位，怎能說不管天下的事，不為天下的動亂負責呢？石勒不只是義正辭嚴，而且心中必然十分鄙視，也十分失望。石勒知道王衍在人們心中仍有崇高的地位，所以仍予一定的尊重，「命左右扶出」。我覺得若把王衍的話簡單解釋為貪生怕死，並不妥當；因為一來不符合王衍的身份，王衍不是鄙微小人；二來有點把複雜的情況講得太簡單，看不出時代的特色。我把它說得多一點，深一點，不全是揣測之詞，也是有上引資料以為佐證的。

第三個重點是王公大臣的被殺，如果我們對前面兩個重點已有較為深刻的印象，這一件事就不難理解。石勒看到這些王公大臣，眼睛為之一亮，儘管這些人為求免死，「多自陳述」，也是醜態百露。石勒還是忍不住要說，我闖蕩天下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，從來沒見過這樣一些人，我想把他們留下來。我們要問，石勒從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什麼？在《晉書》中沒有寫，在《通鑑》中也沒寫，但這卻是一個關鍵的問題。胡三省注《通鑑》，在石勒的這句話下面，寫了一條按語：「勒欲存之，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。」回答了這個問題。意思是這些人「儀觀清楚」，讓石勒印象深刻。「儀觀」指外表，應無疑義；「清楚」是什麼意思？我覺得可以分開來看，「清」指清秀、清麗，就是漂亮的意思；「楚」或指動人而言，就像我們常說「楚楚動人」的意思。石勒看到這麼多漂亮人物，也深深為他們的豐采所吸引。我們讀到這裡，能否借石勒的眼睛，也看到西晉最後朝廷這些漂亮的王公大臣？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好看而且有才氣，雖然不如王衍之顯眼，也有一定程度的類似，我們可以藉對王衍的認識來想像這一批人，他們是這個時代的最後一批漂亮人物。石勒心中明白，這批人物，雖然已是階下之囚，仍然頗為驕傲自負，不會為自己盡心盡力，必須清除。不過，他還是相當捨不得，於是作了排牆壓死的處置，結束了西晉的最後一幕。

魏晉是一個漂亮人物不斷涌現的時代。在《世說新語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有關人物俊美的記載，這些資料反映了門閥社會的特有氣氛，以及門閥子弟共同服膺的價值標準，應是我們認識這個時代必須掌握的要點所在。我覺得，石勒見到這些王公大臣的這一場景，是對於門閥人物風神俊秀，卻又不理政事，導至天下大亂的最為生動的描述，值得我們細加體會。附帶一提，當代與朱光潛齊名的美學大師宗白華，寫過一篇文章：〈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〉，舉證豐富，闡釋深刻，值得一讀。我記得這篇文章在他的集子《美學的散步》中可以看到。

我們把《通鑑》中的這一段話，分成三個重點來談。您看過之後，對那一個重點印象較為深刻？理由是什麼？也請您稍稍想想。如果您有發表高見的興趣，

也是十分歡迎。

本文刊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07 期（2005 年 4 月號），頁 98-101。